

和平戰線文叢

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 
賀爾定、施達赫爾等著  
陳紹武譯

# 死了的還活着

上海書店印行

和平戰綫文叢

# 死了的還活着

德意志民主共和國

賀爾定·施達赫爾等著

陳 紹 武 譯



人民日報印行

和平戰綫文叢

15

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初版

上海造 0001—5000 冊

人民日報印行

上海虎丘路八十八號

總 132 36K 130P. ¥4200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## 目次

賀爾定・施達赫爾著

死了的還活着……

烏蘇拉・黑絲賴——康勃弗著

兩個德國青年的『家鄉』……

死了的還活着

賀爾定・施達赫爾著

2

1

海爾摩·白革勒從火車上下來，在車站裏面慢慢地走着。他不跟那些同車來的旅客們競爭，讓他們搶先走過去尋找那裝運行李的小板車，或是自個兒拿着笨重的行李，爭先恐後的撞來撞去，想趕到電車站上去搶座位。那些遲來一步的人不甘落後，就用力抓住電車上的銅桿或門上的銅鍵，大家擠在一起，像一串串的葡萄一樣，簡直把電車的出口和入口都堵住了。那種爲了生活而害怕犧牲了幾分鐘光陰的緊張狀況，就充分表現在這個廣場的四週圍。

海爾摩·白革勒倒沒有什麼急事要做。也沒有誰在等候他。他已經向旅館定好了一間房間啦，而且，從現在黃昏時分到明天的會議，還有一個整夜和第二天的一個上午完全歸他支配。所以，他有的是閒空的工夫。他從來也沒有讓自己這樣稱心適意地享受着閒暇過。只是，他已經養成了一種習慣——把短促

的時間好好地配合運用；如果一個人有了閒空的工夫，而沒有計劃和目標去利用，他倒反覺得是一種負擔，並不能夠使自己在精神上得到休息。那麼，他今天晚上要着手做什麼事情呢？他不準備很早的回到旅館裏去。他的唯一的行李就是手中拿着的公事皮包，並不礙事。再說他明天要做的工作吧，他早已準備好了。白革勒把帽子從很熱的額頭上向後推開，揩掉臉上的汗水和灰塵。他心神不定的站在旅館前面，向四面觀望。

在這裏，簡陋的電光廣告也初次出現了。其實，電影院和娛樂場所在那個時候是少得可憐的，所以並沒有用特別廣告去招攬顧客的必要。白革勒望見遠處的廣告柱子上面有五彩鮮艷的廣告，就走去細看。

廣告上面寫着：『四面通風的跳舞廳』——『林中涼亭裏的咖啡舞』——『你的紅運，一張彩票！保證你的生活！』等等。最使人注意的是另外一幅廣告，那是在白色的空處用一些歪歪斜斜的、很大的黑色字母寫成的：『死了的還活着！』

「哼，那恐怕要等到所有的人都像牲口一樣死了以後罷，」白革勒聽得有人在她的背後說話。那個人的聲音很粗，不響亮，像敲着破沙罐似的響聲。

他回頭望了一眼那個說話的人。

那個人大概有三十歲了，他的肩上隨便披着一件改製過的士兵大衣，腳上穿了一雙木板底的帆布鞋，拖着太大的鞋子沉重地一步一步行走。看上去，好像他穿在身上的不合季節的服裝也就是他僅有的財產。他大概沒有地方存放那件大衣，倒不是因為披在身上可以保暖的關係。

他原是在那裏自言自語，但是聲音很響，足夠使旁邊的一對老年夫婦聽清了其所說的每一個字。那個婦人聽得他這麼說，就偷偷地從眼睛角上望了他一眼。

她的丈夫在那裏很不樂意的看那些可能引起悲感的幾個黑色字母，他也抱怨地說：「這一定又是什麼幻想的情節！在戰後，這一類的東西總是多得像雨後的鮮菌一樣。只有精神虛弱的人才會需要這樣的膏藥。我很想知道，他們

究竟要把一切死人分派到什麼地方去。難道還想在人間尋找新的家鄉嗎？——  
嘿！』他說完以後，還輕輕的笑了一聲。

他的太太却在那個時候想到十五年以前的悲哀。她想，要是在那個缺乏衣物的時候，她的丈夫在最後還把兒子的黑色騎裝短袴，配上挺硬而光亮的皮幫腿，穿過一回，那就豈不是更加美滿了嗎？

她知道，在那些年內死了的人着實可觀。所以，她對於那種想法，說是死了的人還能夠活着，覺得很害怕。她認為，死了的人只應該留在他們所應該停留的地方，却不應該在今天還要起來說什麼話。要不，世界上就會有更多的死人了。正在這個時候，她看見丈夫的兩隻手配合着他的脚步在那裏用力地前後揮動，她看得很不愉快，就把她的視線移到別的方向去。

她看到兩個年輕女郎挽着手走過來了，也停留在廣告柱子的前面。她們在那裏從頭至尾的細看娛樂場所的廣告；其中大的一個還時常用她的灰藍色眼睛送秋波給白革勒。照年齡來說，他可以做她的父親了；但是，他今天晚上也是

有意去找娛樂，那麼，她的希望也許會得到成功吧。

『你說怎樣，依姆佳，我們就到那裏去，好嗎？』那個較年輕的女孩子低聲問道，而且像是好奇的望着廣告。

依姆佳表示不感興趣地回答她說：『我們還要看這些東西嗎？你要和死了的人幹什麼？』雖然她這麼說了，她的朋友可還是要看下去。

『愛美劇團，』她還是一字不苟的在那裏讀着廣告。

『是呀，那都是胡說。——這裏，你瞧，跳舞還有搖獎。這倒是對了。』

她說得不必要的響，而且，又試探性的望着站在旁邊的白革勒。

『那一定是很可怕的情節，』年輕的一個表示她的意思。她還嘆了一口氣，好像是回想什麼傷心的事情一樣。

『可怕！』依姆佳反駁她說，『在攤紙牌算命的地方也是可怕的，但是你以後還會笑得肚子發痛呢。——我最近又和依爾才到過那裏。』

兩個人就這樣的有說有笑，時而還笑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。她們在談笑的

時候，真像小孩子一樣天真。但是，在她們的語氣中，還是無意地流露出了一種覺醒的慾望，想去認識生活中的各種新奇的事物。

『那裏有很多人，各種各樣的人，』她一面拖着她的女朋友，一面還是說個不休。最後，她在臨走的時候還回頭望了廣告一眼，好像捨不得離開的樣子。

白革勒跟在後面看着她們兩個人。她們都挾着一個小包在肩膀下面。小包都是用透明布包的，所以看得出裏面放的是書籍和練習簿子。

青年啊。現在的青年就同從前的有了什麼不同嗎？跳舞！紙牌算命！好奇，求知，默想，這都是由他們反映出來的。他們對於簡單的享樂和認真的工作既願意接受，對於一切平凡的和深刻的事情也容易了解。現在的問題只是：他們會在生活中碰到一些什麼情形，會被人家帶到什麼方向去呢？所以，大家要認真的對待他們，要儘可能的在暗中幫助他們去解決一些生活中的問題，讓他們在各種基本方面得到發展，然後再向四面八方去活動。

白革勒心目中沒有明顯的目的，他只是湊巧跟着兩個女郎在那裏慢慢地走

向同一個方向。他很賞識大的一個女郎的穩健的、有彈性的步伐，對小的一個的輕鬆得像跳舞一樣的姿態也看得很樂意。直等他看到她們同他離開得很遠了，才忽然發覺，他既不知道哪裏是花園街，也不知道小小劇場的大門是在哪裏。

其實，他走不到多遠就看見街上有很多人都走向同一個目標。他就朝着他們的方向走。他的眼睛就在週圍尋找一所像劇場一樣的建築物。後來，他雖沒有看見劇場，却看見了一塊小木牌子，上面寫着小小劇場，這才使他放心了。走在兩座被炸毀的房屋中間一條狹窄的過道上，他看見兩旁都有瓦礫堆積得很高。在這過道的盡頭，有一塊用石板鋪平的空地——在從前大概是一個院子吧——再過去就是劇場的大門。白革勒走過大門裏面的另外一扇雙開門，就踏進了一個照耀得很亮的大廳。那裏是意想不到的精緻和乾淨，使人覺得一切都 very 美麗。同時也使人忽然覺得在劇場外面所看到的那種殘破情形，好像就是做了一個惡夢。觀衆所坐的正廳和包廂裏面也弄得很舒服。白革勒也覺得，這裏

的設備簡樸而不難看，使人舒服，可不至於奢華。

已經有少數觀客坐在正廳裏面了。包廂裏面就差不多沒有人。白革勒向四面觀察了一下，他立刻注意到，那裏青年人要佔大部份。老年人只有幾個，都坐在那裏低聲談話，或是看報。二十五到四十歲的人佔最少數。

戲劇就在沒有滿座的場子裏開演了。關於戲劇的背景沒有給以介紹，台上的佈景也相當模糊。他們只有利用燈光的調節讓觀衆們用自己的幻想和戲劇一起進行。年輕的演員都憑着他們的全副表演技術，把那剛過去不久的和很快就要進入將來的各種情形，在觀衆的眼前具體表演出來。他們是不是明知這些五花八門、千變萬化的情形是做不到的，還想大胆地表演一番呢？那齣戲的表演，在很多時候是不一致的。有時候，他們讓劇本裏面所要求的人物扮演得有些過分，而且，等到他們的藝術標準達到了高峯的時候，卻又胆小的退縮下來了。舞台上的生活顯得非常活躍，那裏有控訴，有審判，有興起和衰落的各種情節。死亡在那裏把自己抓緊又放鬆，時而出現到前面來，時而又迷惑地停住。

了，却能夠表現出來誰被征服了，誰是征服者。

這裏不能清清楚楚地看出一個一氣呵成的劇情。一切都是摘要，片斷，好像是從整個現象的紊亂情形裏面，不經選擇就拿來湊成戲劇的情節。但是，全部戲劇雖然缺乏形式上的連繫，倒也能夠充分地表現出：世界上是沒有東西能夠單獨存在的，一個生命，一個死亡，都能夠或多或少的影響人類的幸福。

已經被判死刑的軍火製造商和販賣商、破壞世界和釀成恐慌的人、計算戰時利潤的機器，都出現在舞台上。他們都裝做是會笑，會說，而且是富裕的商人；實際上他們也就是毀壞大量物資的人，為大眾掘坟墓的人；他們還是繼續已往的工作，用一種慢性的、不經過戰爭的、和平方式在進行屠殺。他們好像對於自己的醜事是一無所知的，還得意的在台上活動，憑着他們所學來的和經歷來的謹慎方法，做着買賣；使這個世界還要很久是他們的獨霸市場；還製造出來很多的偽君子，作些演講，預示大眾的未來幸福；而且，在找人談話的時候，也不分敵友，總是想着怎樣為自己找工具，怎樣去爭取走狗。

而且，這些江湖客人也完全根據他們的本性，就很靈巧的，或是很笨拙的，又在台上的人羣中化身爲一些傀儡。這些傀儡的頭上、身上、和四肢上面都有線穿着，能夠很巧妙的被人牽動着。

它們像是由於罪孽深重而受到了猛烈的打擊；現在又復活了。它們的大多數都在旁邊大喫大喝，讓另外一些挖空了眼睛的角色就坐在一張長桌子那邊，用乾癟的手，拿着鐵皮調羹，浸在像水一樣的清湯裏。

在黑暗裏面，它們都偷偷地進行活動，不久以後，又躲到角落裏面，向外面斜視着，而且把從前的姓名和勳章一類的東西都拋棄了。它們隨後又用假姓名，披着願意參加勞動的外衣，重新出來活動一番。達到有被人發覺的危險，它們又逃回黑暗，做些貪枉欺詐的事情，但是，碰到不受干涉的時候，它們在最後就自以爲聰明、能幹、成功的角色，做得像孔雀開屏一樣的得意。

那些將軍們也都改變了，他們都尋求一種新的和平生活。

一陣陰風吹到觀衆那邊來了。那是從舞台方面來的風嗎？那是一種陰冷的

感覺浸到觀衆的心裏去了嗎？

跟着就在觀衆眼前出現了被征服的和被推翻的人，他們都在台上走過。有些還抬起頭走，好像是由於他們的罪惡所產生的痛苦還不夠把他們的頭壓低。也好像是他們認爲別人都把他們所做的壞事忘記了。制服是看不到了，但是那種已經成爲過去的榮華富貴的象徵還存在着。觀衆們的眼睛都向前面呆視着，他們都已經看慣了成千成萬的死亡情形啦。

後面還有一大羣壞人極力想從墮落的環境中走出來。也有很多人還想擺脫他們的桎梏。更有很多不可忽視的，在陸海空各方面被暗殺和槍殺的人，都跟着逃亡的人混在一起。那就好像是到了刑庭宣判的時候一樣，跟着就聽到哭泣叫喊的聲音，發洩出來一些怨恨、詛咒和謾罵。

這一切，已經被大家認爲死去了的人物，又被從前一樣的衝動力所驅使，活生生地出現在台上了。甚至於有一些爬蟲也同他們一起復活了，都擠在腐朽尸體的地方，情願躺在那裏依靠掉下來的東西去生活，却不願意走動一步，用